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七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恊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

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

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甲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亡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

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戸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令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

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覩比之前令精麤有在

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為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為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

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渟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愜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首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

日事勢乃至於此晝㣲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偲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

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搶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大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㬥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
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闕二字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
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刻厲
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

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沖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别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

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

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内除明良已殺小功容至主不絶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縁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所知歴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荅曰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

詮别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敘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

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曾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

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逺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令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

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

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

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

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

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侔號秩相可

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

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嘗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

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

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貺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

嚴居瘐雲躡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
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緊人靈斯穆臣
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
臣微款脱得奉謁聖顔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
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
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荅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
璨監覩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
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令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令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

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令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

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竝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諡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飜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飜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

與公但令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飜甚有慙色黙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為茍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令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

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恵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懐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恵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恵被召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恵諸子憂怖涕泣普恵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

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

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宫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

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户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

令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歳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

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
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
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
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
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
外立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
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

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搆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𢀖别勑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勑罷朝普恵以逆

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勲親之胄所宜收敘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飜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為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

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
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
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
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
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飜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
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
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
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

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若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
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
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
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絶世滅國絶
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
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禧冀州刺史
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
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絶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㦲之當命公卿愽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愽施為功非

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虵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邉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以為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為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耻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

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令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正與令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搆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為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静四疆混一

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别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為

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竝贓貨被繩以普惠為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為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

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
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
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名秦州兵武四千
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
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
公熙宣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兇類所
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
公熙舊是蕃國之胥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

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憎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為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闕]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氐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時詔訪寃屈晉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殭大分王罪犯慼邑者葢有之矣未聞父棊子搆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戸始蕃一千戸二蕃五百戸三蕃三百戸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
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懐
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逺研旨格深窮
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
列壁疑豈得混一内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
廣陽安豐屬别戸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
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
之大驗者也譙陵襄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

嘗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令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内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户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

旨又判之以問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曽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禄無窮枝庶則屬内貶絶儀刑作孚億

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令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若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令任於兹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令旨訪冤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

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
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
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闕一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
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
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宜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
收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
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

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别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内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牽其心紛綸

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歳隔而絶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汎散官戝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

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兹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吕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

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日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與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

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别郡異縣之民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為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𢰅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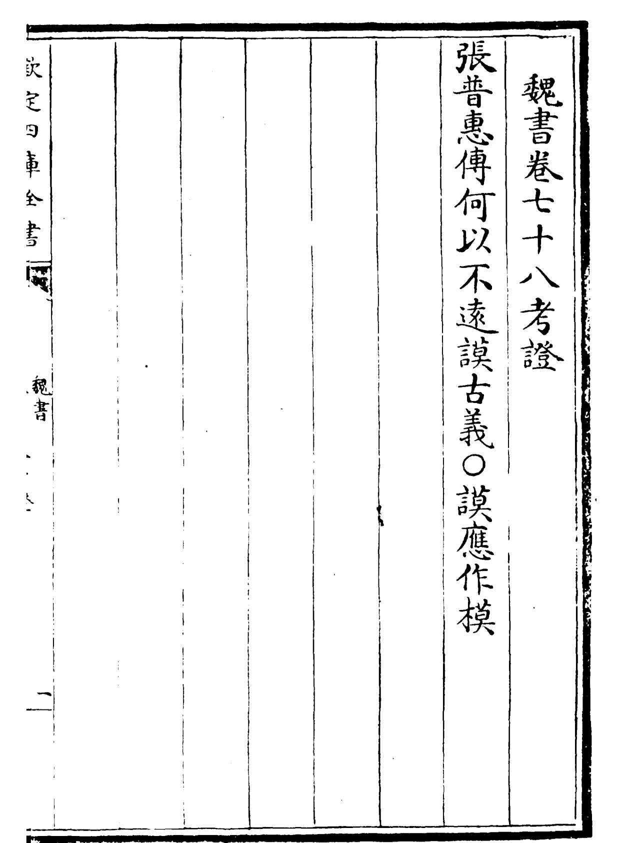
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張普惠傳何以不遠謨古義○謨應作模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八 史部

魏書卷七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

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

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内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摇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
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
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
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
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
人仍勑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
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

六年蕭贖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

而作會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
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覬是非
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
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
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
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
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

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

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
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為人所屈欲求屈
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
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
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
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
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
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况
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
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觧官奪職恐非聖明
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
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
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
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
黄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勑淹曰朕以恒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

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
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
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氂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
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
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
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

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黄門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善思為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

右都水使者録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
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
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
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
言必剋紹覩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
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

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為便
遂立南兖入為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
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
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
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
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
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
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為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歳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歴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寳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歴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乆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為黄門頓歴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為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

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為武邑太守時兾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為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為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為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為賊所襲因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

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

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
衍將齊茍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
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
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
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
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
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討之既復順陽進

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觧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戸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為山南行臺頗有清

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爾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紹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擕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黄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為宇文黒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為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

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
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
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察孝廉對策
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
顯召為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為司徒元興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乂所知乂秉朝
政引元興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
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已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

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及乂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乂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緣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為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以元興為本郡太守尋徵

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為監軍元興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為大將軍
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為平北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
舍人莊帝還宫天穆以為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
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
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
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高祖
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宫

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黄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纎時人鄙其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陰陽釋

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為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絶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

出鎮梁州忿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忿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為御史中尉忿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忿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忿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

止問其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

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僉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僉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僉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僉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茍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

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君吴國敗喪不久且衣
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
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吴吴遣闔由
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
識仍敘由緣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曰卿不為刺客
也答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
設飯食雜果悆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徵自夸矜諸人相
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内指床令坐

一人别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悆遂起立使人謂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晩來患動不獲相見悆曰且奉音旨㫖昌險祇赴不得瞻見内懐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𣄽景雋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云秦隴既平三方静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闕字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

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為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劔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

易登廣涘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行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欵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禄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

須反劭遣悆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悆面執不與劭弗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悆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勲者故言噂喈欲加私害悆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郥城久而未進劭乃遣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並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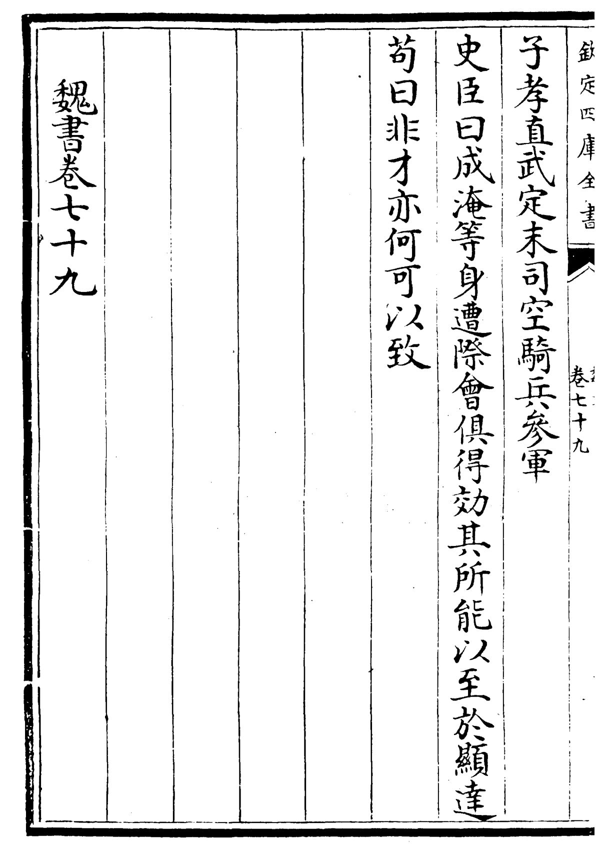
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忝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忝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

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詔為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爾朱仲遠陷西兖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滎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悆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滎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

熠自奉朝請為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曽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為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為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為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宫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宫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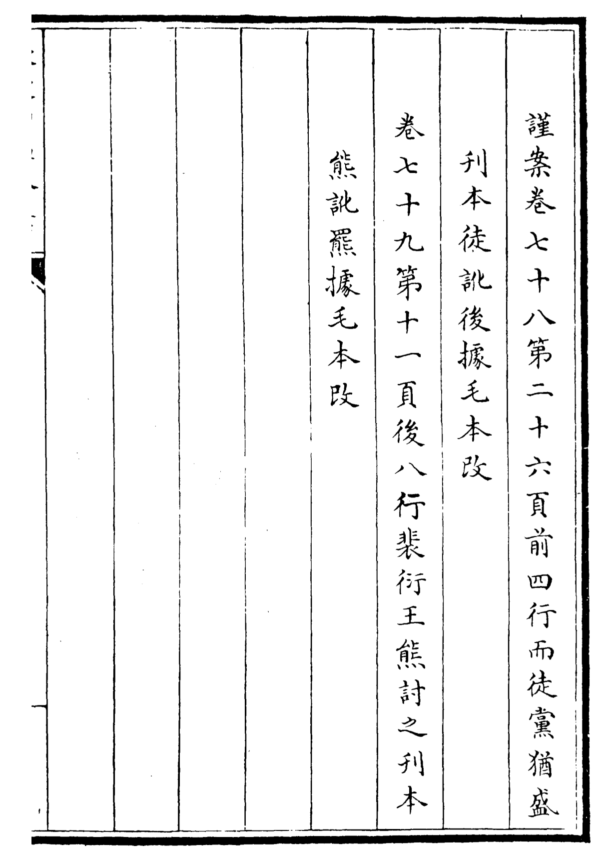
荀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鹿悆傳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賔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北史文欣黨重以購之句作悆又購斬文欣推尋文義破之二字顛倒應作與行臺樊子鵠討之句破文欣黨句重以購之句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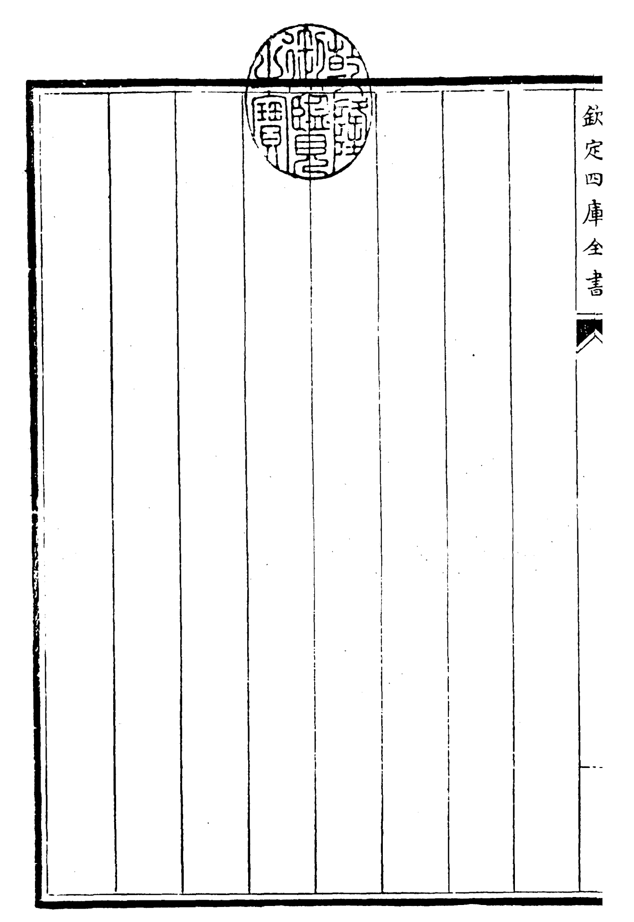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八第二十六頁前四行而徒黨猶盛

刊本徒訛後據毛本改

卷七十九第十一頁後八行裴衍王態討之刊本

態訛罷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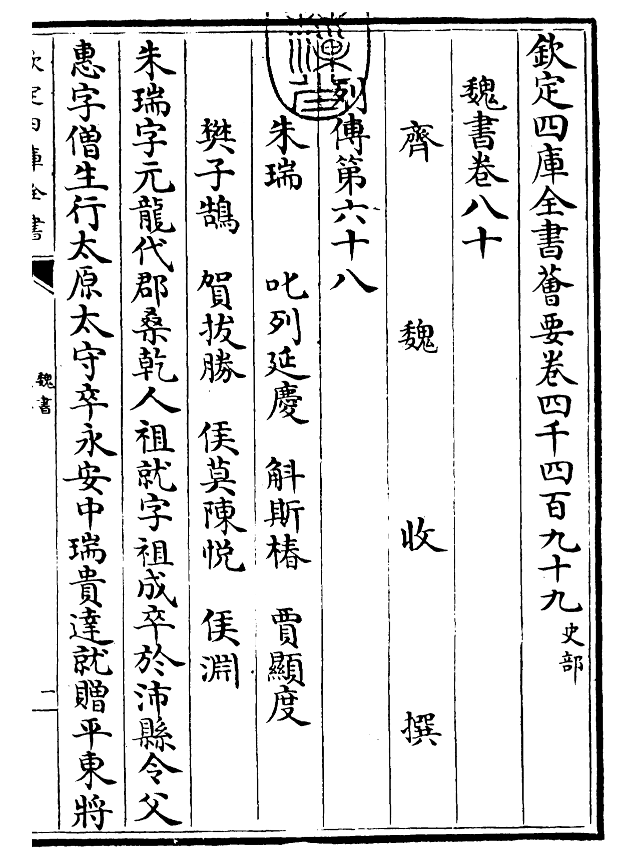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八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悦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
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爾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
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黄門侍郎仍
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
心之寄錄前後勲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
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黄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
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内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
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

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
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爾朱榮所委而善
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曽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
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
之内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
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
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
騎將軍爾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旣而以莊帝待之

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爾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怨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脩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録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

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累遷中軍將軍光禄大夫

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賔卒於光禄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曽祖鍮石世祖末從

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
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隷大都督李
崇北伐後隨爾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
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旣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
光禄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
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
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

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嚮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

坐肴符猒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寛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爾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從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慶旣爾朱親昵
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廮陶縣開國
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左牧令
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榮以椿兼
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
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

頗亦闗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戸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爾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還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爾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戸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悦歸兆爾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戸并前一千五百戸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

椿也如此椿與爾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爾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逼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相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爾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爾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爾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

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爾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

數自直閤以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説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閤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决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誥旦戎服與椿臨閱馬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説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

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巳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

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戸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宫於河内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兖州刺史爾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爾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爾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

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隷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内與爾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勲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戸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戸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爾朱仲逺為徐州刺史智隷仲逺赴彭城爾朱榮之死也仲逺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

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禄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時趙修延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荊州斬送修延首不行又從爾朱度律北拒義旗合爾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

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爾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秘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户令還赴榮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剋之建

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修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修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爾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

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爾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為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修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爾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

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

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行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兖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

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為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黄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爾逗選充北防家於武

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懐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為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逺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為彊弩將軍充帳内軍主恒州陷歸爾朱榮轉積射將軍為别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勲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戸除直閤將軍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禄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為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宫於河梁榮命勝與爾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宫以功增邑六百戸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爾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

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怗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為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共爾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爾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

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
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為勢援除勝使
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
迮戍尅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莪又使人誘動蠻
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
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
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

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洒北溢為丘墟矣行書勑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闗勝率所部欲從武闗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闗擒毛鴻賔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寳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

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為太學生長以弓馬為事與父兄
赴援懐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乗城射之
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為帳内軍
主表為彊弩將軍州陷投爾朱榮榮以為别將進為都
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禄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
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隷爾朱天光為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届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

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崗伏兵以待之賊

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寳夤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爾朱天光傳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戸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爾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

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戸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邉防率部趣涇州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于等幷遠近州鎮郡縣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

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氷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爾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爾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

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爾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别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

衆幷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待明日決鬭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精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逆走數日之中盤田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惟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惓瞌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為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爾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

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虚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乗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

韓婁果疑降卒為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為

侯增邑八百戸尋詔淵以本將軍為平州刺史大都督

仍鎮范陽及爾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

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

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

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

之為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

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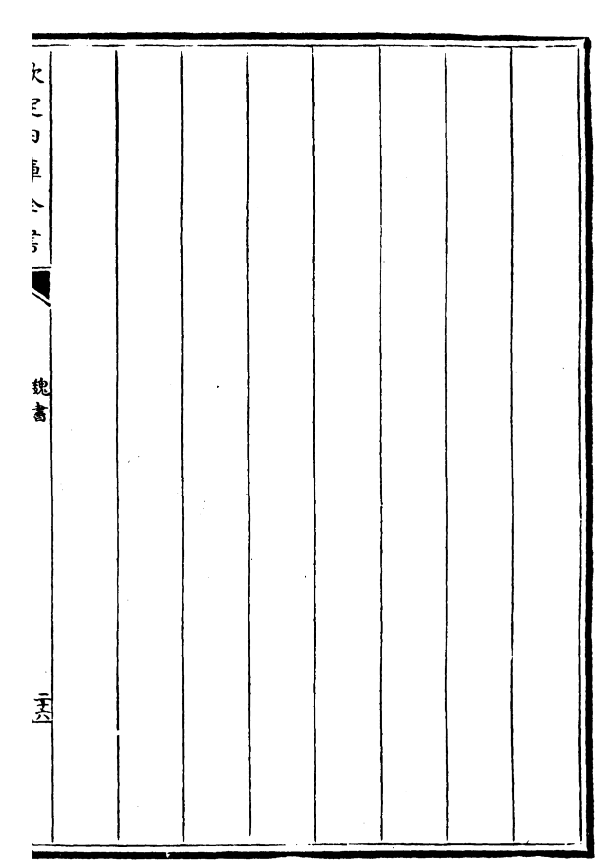
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戸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爾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爾朱於韓陵永熈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懐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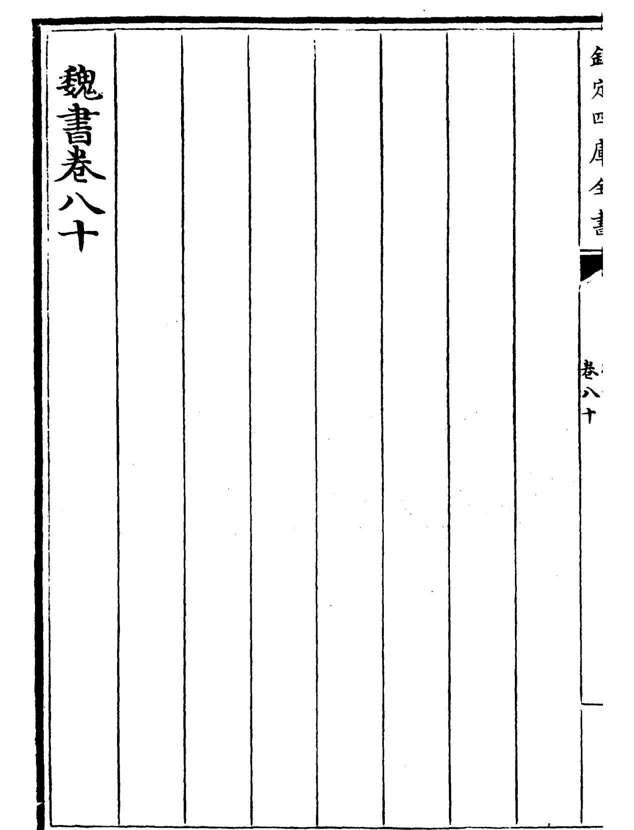
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惟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于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

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刼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璐夜襲青州南郭刼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没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心讒慝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敘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覩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魏書卷八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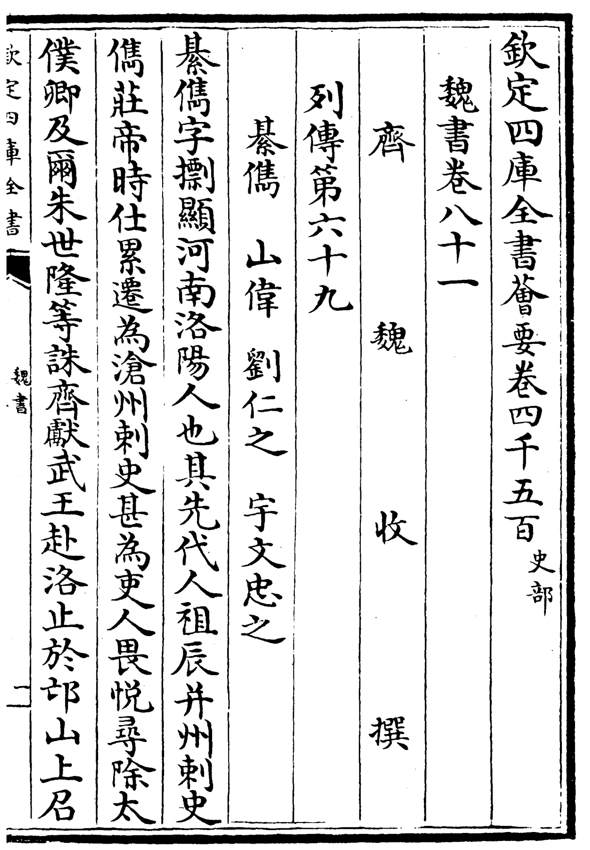
斛斯椿傳朝野莫不讐疾之○臣人龍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内外戒嚴惟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獨加醜詆蓋以其與齊獻武為難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巡起逆荊州○臣人龍按本卷樊子鵠傳云趙修延叛於荊州又本書李琰之傳云南陽

太守趙修延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斬修延則此與下文荆州斬送修巡皆訛延為巡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怙等奔走滎第○田怙北史作田怡又本書爾朱世隆傳有河内太守田怗蓋本係一人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　史部

魏書卷八十一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攝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

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爾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歷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爾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黄門侍郎崔㥄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綱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出

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
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
列倒儁忽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
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
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
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
勝出鎮荆州過儁别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擅敓被勝更
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

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

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

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顯祖獵

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

内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

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為御史中尉

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
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
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
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
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
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賛义德美义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

之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宫仍除偉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縁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之

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

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晩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爾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黄門侍郎深為爾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

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
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
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曽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
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
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
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
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
以此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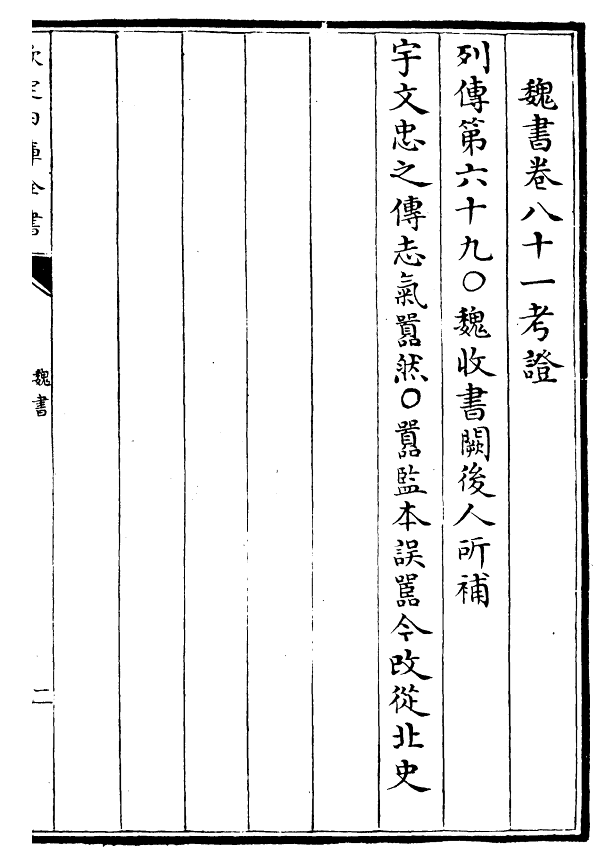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㓕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勅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為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

職大為忻𤀹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懐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列傳第六十九○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宇文忠之傳志氣嚚然○嚚監本誤嚚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